

九龍區議會



九龍區議會



九龍區議會



九龍區議會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瑞典學院編纂

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金集

39

阿斯杜利亞斯
薩克斯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集編譯委員會
總策劃：張 坤 山

初版：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再版：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
電話：三〇五〇九〇四・三〇五〇九〇五

郵撥：五四三六〇〇厲啓明帳戶

印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目錄

薩克斯

評審過程

歡迎詞

受獎演說

死神的住家

星蝕

逃亡與變貌

灼謎

提烈的草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245 231 219 137 129 81 21 15 11 3

目 錄

阿斯杜利亞斯

評審過程

251

歡迎詞

261

受獎演說

265

總統閣下

269

得獎人與作品

599

讚美阿斯杜利亞斯詩人

605

著作目錄

615

薩克斯

瑞典

一九六六年得獎

生：一八九一年十月十日（德國柏林）

逝：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瑞典斯德哥爾摩）

得獎理由

以抒情和富於戲劇性的手法，深刻說明以色列命運的卓越著作。

薩克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瑞典駐法大使館前任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出生於德國的女詩人薩克斯女士，在一九四〇年移居瑞典，並且歸化為當地的公民。她和以色列作家艾格農，同時獲得一九六六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因此薩克斯得到全額獎金的一半（十五萬克郎，相當於臺幣貳佰多萬）。根據瑞典學院簡要的頒獎報告書說，這一次的文學獎是頒給「以抒情和富於戲劇性的手法，深刻說明以色列命運的卓越著作」。那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頒發諾貝爾獎的那一天（十二月十日），正是薩克斯女士七十五歲的生日。在這之前，她一直居住在斯德哥爾摩郊外，藉著微薄的著作版稅，維持貧窮的生活。

當然，由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她的所有作品也因此而身價百倍。不過，在她未獲得諾貝爾獎的前幾年間，也曾經得到德國的幾項文學獎，其中包括一九六五年的德國書籍業者大獎。當時，她親身前往領取獎金。那是她被強迫離開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第一次再踏上祖國

——德國的泥土上，而德國人對於這位詩壇新星，也開始注目了。

一八九一年，薩克斯出生於德國首都柏林的一個富裕家庭裏。她作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竟會成爲表達猶太民族殉教苦難的作家。在進入壯年期時，她雖然未曾殉教，但是，發生在近親身上的不幸遭遇，更使她感到痛苦。

她在二十歲時所發表的初期詩篇，雖然已經纖細地顯示出受過良好德國古典教育的少女心理動態，但是，對於猶太教卻沒有表示特別的關心。這一位天真無邪的少女，並不知道由於納粹黨日益擴張後，所引起的各種問題。

她的父親是一位大實業家，向來不參與政治。在希特勒和他的同志未登上權力寶座以前，她的父親就亡故了。那些新的統治者見機不可失，於是利用各式各樣的藉口，設法奪取她們家的財產。這一個家庭裏的寡婦和獨生女兒，每天都在恐怖的氣氛中，等候被押解到集中營。妮莉（薩克斯的名字）的未婚夫，以及無數個近親、遠親，都被遣送到那裏，慢慢被逼死。

想不到，這一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得獎人，腦中突然閃過一種奇妙的主意，而且逐漸趨於成熟。她的初期作品受拉格勒芙女士影響頗大，而且從年輕時期開始，雙方就互相通信。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她透過逗留在瑞典的女友的協助，成功地使那一位年老的小說家，強烈地關心她未來的命運。當時，拉格勒芙女士已身染重病，次年春天便步上死亡的道路。

薩克斯和她母親支付了若干航空旅費的特別負擔金。爲了得到前往瑞典的許可證，更需要瑞典國王格斯道佛五世的弟弟、又是著名畫家的奧伊根王子的介紹。她們所以要搭乘飛機

前往瑞典，是由於居住在她們柏林家裏的一位蓋世太保（國家祕密警察），給她們善意的忠告。他說，假如她們搭乘火車，在邊境時，就有遭到被遣送回國的危險，所以要特別小心才好。

丹麥和挪威被佔領，而在法國正進行激烈的戰爭，終於，救援的時鐘敲響了。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的薄暮時分，薩克斯和她母親坐在斯德哥爾摩國際機場月臺的長凳上。機場位於城市中央。母女倆攜帶著簡單的行囊，口袋裏只有五馬克金幣，那是納粹當局准許猶太人亡命國外時所攜帶的金額。

這兩位婦女爲了得到她們的牀位，必須等候辦理猶太逃亡者的「收容委員會」的職員上班。她們得到的是孤兒院兒童用的牀——幸虧，她們的身材矮小，因此還不致於感到太難受——必須再等一段時間，才可以獲得較舒適的住所。

在瑞典文壇，薩克斯逐漸地建立了牢固的地位。這不僅依靠她在東柏林及西柏林出版的著作，更依靠在瑞典頗受矚目的大詩人林德格倫、艾凱勒夫及愛德菲爾特等人的高明翻譯。這三名詩人都是當時或未來的瑞典學院會員。他們藉著翻譯她大部分的詩集，誠實地償還心理上的債務。後來，這些詩篇由於瑞典學院的介紹，被出版了。

瑞典最大的報社「達根斯·紐赫得」的文藝部長——拉格克朗茲，特地爲她的作品寫了一連串的報導。接著，他整理這些報導，以「連續的創造」爲標題，刊印成冊。這本書的出版適逢其時，爲貢獻最高的禮物作好了準備。

不過，直到一九六三年，薩克斯才被認真地推薦爲諾貝爾獎候選人。推薦候選人所需要

的報告書，是由她的朋友兼當時瑞典文筆俱樂部會長、德國文學翻譯家、隨筆家、本身又是抒情詩人的愛德菲爾特起草的。雖然，他沒有利用有決定性的推薦書形式作結論，但是，在他的報告書中，卻公開地讚揚薩克斯女士。他在開頭確認，離開祖國的流亡者薩克斯女士，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抒情詩人，並且在瑞典文壇確立威信。最後，他作了以下的結論：

「她在詩的自由韻律上，是繼承赫達林、諾瓦里斯和里爾克等偉大德國詩人的血統。不過，她詩中的辭藻，卻比這些德國詩人、先知或是詩篇作家更具靈感。最先決定她的世界觀、啓示錄影像以及宗教神祕主義的，就是這些猶太先知和詩人。薩克斯女士雖然受到那些人的影響，但是，她仍然保持她固有的格調，而且能夠獨創一格，表現出極度洗練的女性化感受。她又利用那種表現，把猶太人的悲劇視爲自身的悲劇，更能深入流亡者的靈魂當中。」

瑞典學院大概不完全確信這位未來的學院會員——愛德菲爾特的證言，因爲他們又特地徵求兩位德國文學史家的意見。這兩個人是很早就在斯德哥爾摩居住的漢堡大學A·貝倫特遜教授，以及色林吉亞大學的W·伊恩斯教授。前者聲稱，薩克斯女士是「現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無可置疑的，並且論述說，如果瑞典學院頒給她諾貝爾獎，「可能對面臨嚴厲考驗、生存不斷遭受威脅的猶太民族，表示了正當的敬意。」後者更給予她很高的評價，他說：

「在現存的作家當中，我不知道還有比薩克斯女士更適合領取諾貝爾獎的人。這一位女性，在第二祖國瑞典，利用德語寫作，爲那些被迫害者取回從前的信用和聲譽。」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日，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公佈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艾格農和薩克斯。

評審委員哈斯特林博士，透過收音機，作簡短的演說，贊揚薩克斯女士的成就。他說：

「近年來，她被公認為在德語世界擁有不可抹滅的價值。她又是一個無可比擬的誠實作家，因此贏得多方讚賞。她利用強烈感情的躍動，談論猶太民族具有世界性色彩的悲劇，並且以充滿著哀痛和優美的抒情輓歌、戲劇性故事，加以表現。她那象徵性的語言，使現代詩的表現法產生靈感。她更大膽地把這種手法和由古代聖經文學流傳下來的餘韻，互相揉合。她完全把自己融化於民族信仰和神祕主義的祭典中，再創造出想像的世界。但是，這並不是對真實而可怕的集中營和屍體製造廠閉上眼睛，而是同時超越受害者所有的憎恨，專心啓示對人類墮落的真正悲哀。」

他的結論是這樣的：

「薩克斯女士的著作，對於苦難的猶太精神，作了藝術上強烈的反應。像她這樣，可說已經達到諾貝爾人道主義的目的。」

成為諾貝爾獎得主以來，川流不息的記者和朋友們，來到她那只有一個房間的住所採訪、道賀。見到這些人羣，使她略感驚訝。她對他們說，她平日的夢想終於即將實現了。她的夢想就是到以色列旅行。有人問她，除了這一項以外，還有沒有其他計劃？她回答說：「我很高興可以利用這筆獎金，實質援助曾經幫我在瑞典找到避難所，現在卻在東德得萊斯登過著窮困生活的親密朋友。」

顯然地，薩克斯不習慣利用照片來表現自己，不過，她還是隨和地接受要求，讓攝影師們拍照。在她的微笑中，奇妙地混雜著幸福與悲傷。位在斯德哥爾摩面臨無數水道的窗前，

她優雅、可愛而謙虛地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

「我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十分平凡的人。且不論我真正屬於那一國，實際上，我也不敢想像自己是那一國的國民。的確，我現在是瑞典國民，但是，我使用的語言卻是德語。德語使我和其他人結合在一起。」

對於前一年的訪問德國，她又作了以下的敘述：

「起初，我以爲回去德國必定會感到很難過，還好，我在那裏遇到許多和舊時代截然不同的年輕作家。」

在此，我們不妨順便提一提她回德國領取書籍業者大獎的事。頒獎典禮是在法蘭克福的某棟建築物中舉行。當時，在相鄰的一座建築物內，恰好正在進行歐舒維茲事件的訴訟。漢堡「狄·威爾特」大報刊出德國評論家克萊斯曼的報導說，那訴訟是爲「要把她交給死刑執行人（那些執行人和她使用一種共同的德語）而進行的」。

同樣的一位德國評論家，認爲薩克斯的作品是「爲民族的哀悼和嘆息」，不過，他也注意到下面幾點：

「她的作品完全沒有瘋狂的憎惡，也沒有不能化解的復仇意念。她既沒有呪咀兇暴的人們和死刑執行人，也沒有對受過浩劫的民族表示沈默。薩克斯爲數百萬無名又無言的人——大多數只是以無情的七位數字被想起來——提供嘴巴和聲音。」

重要的天主教機關報「埃蕭·狄亞查伊特」報，採用恩詹史培加（是抒情詩人，也是著名的隨筆作家，曾爲她作一篇傳記短評）的說法，稱贊她爲「今日用德語寫作的最偉大詩人」。

。」

在法國，也和英美世界一樣，直到薩克斯入選諾貝爾獎以後，才逐漸認識這位女詩人。在這之前，她的聲望似乎沒有超越過她逃亡的地方瑞典，以及她的祖國德國等兩國的邊界。不過，她有數篇詩被譯成法語，刊登於讀者不多的期刊「列特·奴貝爾」上。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這一本期刊在編纂「今日的德國作家」特集時，她才被介紹的。

總之，經由「世界晚報」、「費加洛日報」、「倫敦時報」；以及「紐約時報」等擁有國際讀者的大報，作了一番詳盡的解說，使她的獲獎得到人們崇高的敬意及歡迎。這些大報爲了報導詳盡的意見，還特地向大學教授、猶太教律法教師等請教。亞諾特·曼德爾在「費加洛·利得萊」中，爲了闡明一九六六年度瑞典學院決定頒發諾貝爾獎的意義，以恰當的文句作了以下的說明：

「我暫且不談諾貝爾文學獎首次頒給猶太系作家的感想，然而，這種具有猶太本質和反響的文學作品，可以說已被正式地肯定，所以，頒獎典禮時，從未曾有這麼多人列席過。……由於艾格農和妮莉·薩克斯（前者是屬於猶太教的希伯來作家，後者是在苦難中決不屈服，並且永遠意識自己爲猶太民族一員的德國詩人）同時領取諾貝爾獎，猶太人道主義和猶太文化，終於受到崇高的評價。這種情形就好比斯德哥爾摩的學者們集會，討論下一次議事日程時，述說：「各位，下一次是猶太主義的。」」

隆重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舉行過後，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府美麗金色大廳內，按照慣例，舉辦慶祝宴會。瑞典國王格斯道佛六世亞道夫，親自引導嬌小的薩克斯女士來到飯桌邊，

使她坐在右側的榮譽席位上。薩克斯當天身著天鵝絨長禮服。假如借用拉格勒芙曾經說過的名言，那麼，薩克斯女士令人感到她是完全在傳說中的世界過活的。

在艾格農以希伯來語作了長篇演說之後，薩克斯女士用由於感動而顫抖著、微弱而清晰的德語，作了簡短的談話，使人留下如在沙漠湧出清涼泉水那般的印象。薩克斯女士僅用數語，表明自己雖然無法見到拉格勒芙女士，但是，她利用作品教導自己應該愛護新祖國瑞典，所以自己要對她表示萬分的敬意。她也對當自己的希望將要幻滅時，爲拯救她與她母親而盡力的瑞典王子致謝。她描述自己到瑞典來時的心理狀態說：

「我們不懂這個國家的語言，也沒有朋友，但是，我們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她又談到，以前父親經常告訴她，每年的十二月十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辦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因此，她的心裏非常嚮往。想不到，現在她竟然是這個典禮的中心人物。夢想終於實現了。

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克斯的歡迎詞

瑞典學院常任理事

哈斯特林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日

陛下
閣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已經決定頒給傑出的兩位猶太籍作家——艾格農和薩克斯。這兩位都完成了傳達以色列對現代世界所具有的意義的任務。艾格農先生居住在耶路撒冷，薩克斯女士在一九四〇年移民到此，今日已歸化成為瑞典的國民。

同時頒發文學獎給這兩位，是爲了表明他們各自的非凡成就。至於讓他們兩人同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有特別的理由。兩位所使用的語言雖有差別，但是，精神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們藉著出色的文筆，表現猶太民族的文化遺產，並且互相補充單方的不足。無論對